

第一章 重生先退親

秋意濃，本是賞景的好天氣，可莫白章的心裏卻揣著一團火，灼燒著他的五臟六腑。

「老子堂堂護國將軍，在天子面前都無須行跪拜之禮，咱們老莫家就這麼一個寶貝女兒，捧在手心呵護著養到了十八歲，他慕文岳算個什麼東西，老子的女兒看上他是他八輩子修來的福氣，結果新娘子還沒過門呢，他就從青樓帶了個女人回去，他丟的不僅是他們祖宗的臉，更是咱們將軍府的臉！」

他痛心疾首，一拳狠狠地砸在桌上，打翻了滾燙的茶壺。

文臣動口，武將動手，但凡能靠拳頭解決的事，莫白章向來懶得同人廢話，他那火爆脾氣朝堂上人盡皆知，見著這位都繞著走，生怕觸了他的霉頭。

「爹，身體為重。」

出言勸說的是莫白章的大兒子莫羽，身為禁軍統領的他少言寡語，性情穩重，伸手幫著父親擦拭錦袍上沾染的茶漬。

「爹，大哥，你們在朝為官不宜插手，這事交給我去辦，小爺我打斷他的狗腿，再把他接來咱們將軍府養一輩子，寧願他在床榻上苟延殘喘，也少去外面丟人現眼。萬一死了更好，正好斷了小妹的念想，三條腿的蛤蟆難尋，兩條腿的男人滿大街都是！」

攥著拳頭憤憤不平的是莫白章的二兒子莫翼，不同於父親和大哥，他無官無職，瀟灑自在，是金陵出了名的紈褲。

「要我說，小妹她就是被豬油蒙了心，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，好白菜讓豬給拱了。」莫翼打小就不愛讀書，詩詞歌賦那一套他學不來，相反，這些年在市井同三教九流瞎混，難登大雅之堂的言辭他倒是一張口就來。

「可憐我們莫家三代就這麼一個寶貝閨女，我上輩子造了什麼孽，老天爺，您要罰就罰我莫白章，何必牽連我的女兒？」莫白章有感而發。

其實慕文岳納妾一事可謂小心翼翼，幾乎可以說是神不知鬼不覺，只可惜青樓正是莫二公子的地盤，任何風吹草動自有人向他彙報。

「爹，我就這麼一個妹妹，絕不能讓她去到狼窩被其他女人煩心。」

三個大男人面露愁容，若依他們的性子，只怕這會早就去慕家大鬧一場，可是一個月前家裏的小祖宗用三尺白綾將自己掛到房梁上，就為了這麼一個無心於她的男人。

莫白章無法，只得拉下老臉進宮向皇帝請了一紙婚書，在這件事情上可以說是他們莫家虧欠了慕家，畢竟強扭的瓜不甜這句話莫白章怎麼會不知，可再不甜也總比寶貝閨女一命嗚呼的好。

「唉……那姓慕的本就對離兒無情，是我強行將兩人捆到一起。」莫白章癱坐在太師椅上，猛捶著胸口。

門外，管家搓著手心，面露膽怯，嘴角微微上揚，笑得比哭還難看。

管家是府裏的老人了，莫家三個孩子都是他看著長大的，老大和善穩重，老二聰慧狠辣，至於眼前的老三……管家下意識後退半步，這位就是閻王爺轉世，無法

無天，她的字典裏根本不知道怕字怎麼寫。

許雲夢抬手，微有些不好意思的揉了揉眉心，那三個大男人躲在屋子裏鬼哭狼嚎，她在門口站了會兒，將三人的話都聽了去。

「小姐，天涼，您身子弱，要不、要不先回房歇息。」管家犯了難，閻王爺在身側催命呢，他可沒這個膽給書房裏的主子們通報。

這位小祖宗是出了名的難搞，雖沒到殺人放火的地步，可府中人心裏都清楚，見著這位繞道走就對了。

許雲夢邁開步子，徑直走上臺階，不等管家阻攔便將房門推開，一時間，屋裏屋外的人大眼瞪小眼。

「離、離兒。」莫白章蹭的一下從太師椅上跳起來，一把年紀小跑著來到閨女身邊，親自攬扶坐下，「怎麼不在房中休息，可是覺得悶了？爹這就叫人去給妳弄些解悶的玩意兒回來。」

他小心翼翼的試探女兒的反應，餘光下意識的看向在門外瑟瑟發抖的管家，只一個眼神便已心知肚明，剛剛的話閨女都聽到了。

「阿離。」莫羽憂心忡忡。

「小妹。」莫翼義憤填膺。

早就聽說莫將軍寵女，百聞不如一見，今日總算是長見識了。

許雲夢低著頭，瞧著案桌上的茶碗愣神，平靜的茶面上倒映著一張陌生的面孔，兩片唇瓣純白，絲毫不見血色，女子正值十八芳華，眉清目秀，眉眼間帶著一股子靈氣，不過卻離國色天香差之千里。

這句身體原本的主人是將軍之女莫離，可現在卻換成了她——許雲夢。

「二哥說的對，我確實是被豬油蒙了心。」許雲夢長舒了一口氣，抬起頭，微笑的迎上老父親閃爍的目光，淺笑出聲。

她已經栽在男人身上一回，豈能重蹈覆轍，況且慕文岳和她本就是故識，又何必為難他呢？

許雲夢下意識摸了摸脖間的紗布，心中對莫家小妹多了一絲憐憫之情。

「小、小妹。」莫翼瞪圓了眼睛，看看父親又看看大哥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要知道妹妹被他們三人寵得無法無天，自懂事起就不見這小祖宗有過通情達理的時候。

「閨女，妳別往心裏去，爹這就去慕家，讓慕文岳把那女人送回去，不，送出金陵！」莫白章腦中浮現那日女兒脖子上纏繞著三尺白綾，身體掛在房梁上的一幕，若是他晚到一步，後果不堪設想。

因得他的無度寵愛，女兒才會養成如今無法無天的性子，可當年看著縮在懷裏哭著要娘抱的閨女，莫白章心如刀絞，他發誓只要自己有的，必無條件的給閨女，彌補沒有娘親疼愛的莫離。

「我……」許雲夢喉嚨發緊，畢竟傷口還未痊癒，或許這小丫頭本只想嚇唬父兄，沒想到真的斷送了小命，她清了清喉嚨，這才認真道：「我要退婚，二哥可否同小妹走一遭慕府，退親！」

退親二字許雲夢說的鏗鏘有力，看著眼前的莫家父子，他們是真心疼愛莫離這小丫頭，她既已再世為人，就會代替莫離好好活著，不會做那等讓親者痛的蠢事。

馬車緩緩前行，許雲夢單手撐著下顎倚在窗邊，挑開簾帳觀望著熱鬧的街市，金陵皇城的喧囂依舊，似永不落幕。

「小祖宗，父親和大哥不在，妳同二哥說，妳可是真的想開了，而不是同那慕文岳賭氣？」莫翼對自己這個妹妹再清楚不過，一條路走到黑的性子，不撞南牆不回頭，會改口肯定有貓膩。

「二哥，你不信我？」許雲夢嘴角輕挑，瞥他一眼。

「哪兒能呢，小妹，這天底下二哥就對妳好，妳說東二哥不往西，妳指西二哥不去東。」莫翼拍拍胸膛，一副唯妹是從的模樣。

「我就喜歡二哥這點。」許雲夢回身，明媚的笑容綻放開來。

莫翼呆了一瞬，他已經許久沒見過小妹的笑容，就因為她不可救藥的迷戀上了慕文岳，即便熱臉貼冷屁股也毫不退縮，魂都叫那姓慕的給勾走了。

父親和大哥為了阻止，一度動了將慕文岳調出金陵的念頭，可看見小妹吊在房梁上的那一刻，他們父子三人就認栽了，只要小妹活著，萬事都好商量。

車窗外，許府的門匾由遠及近映入眼簾，門前停著一輛裝飾豪華的馬車，年輕的男人走下馬車，小心翼翼攏扶著一名身懷六甲的女人下來。

「哼，道貌岸然！」莫翼冷哼一聲。

這金陵城大大小小的事都逃不過他的耳目，不過只要不牽扯到莫家的利益，他便皆是看破不說破，只是臉上仍掩飾不了輕蔑。

「二哥此話怎講？」許雲夢的眼中多出一抹玩味，看著門前的二人卿卿我我，她面上笑意更濃了。

思量片刻，莫翼打算實話實說：「小妹，妳不是挺喜歡許家那個大女兒許雲夢嗎，當年許雲夢屍骨未寒，這對狗男女就勾搭在一起了。」

這小丫頭喜歡自己？許雲夢右手撫摸著胸口，感受著心臟強而有力的跳動。

她與莫離有過幾面之緣，在她眼中莫離不過是個有些害羞的小姑娘罷了，她自己出身商戶，莫家並非她能高攀得起的，她也不想落得巴結權貴的名聲，所以兩人並不算熟識。

「是這樣嗎？」

「哎，二哥明白，家裏都是大男人，娘又早逝，比起我和大哥妳更想有個姊姊，加上許雲夢性情溫婉，妳才喜歡同她親近。」莫翼歎了口氣，愛屋及烏，因是小妹喜歡的人，他便也偏心許雲夢。「那簡豐本是許雲夢的未婚夫，如今卻同其庶妹苟合，也不怕世人笑話。」

馬車駛過許家大門，許雲夢的眼中閃過一絲狠戾，「是何人害了許雲夢？」

見妹妹對許雲夢感興趣，莫翼接著道：「說是一夥匪徒，可惜了名動金陵的第一美人兒，如今連屍骨在哪都不知道，下葬的不過是衣冠冢。」

莫翼眼中閃過一絲不忍，湊到妹妹耳邊小聲道：「妳剛剛看到的那名女子是許雲浮，她爹許寧遠本姓孫，因討得許家獨女的歡心，遂入贅許家改了姓氏。許夫人的心地善良，得知許寧遠曾有個青梅竹馬，嘴上不說但心中一直掛念著，等許老太爺一離世，許夫人便點頭讓許寧遠將那女人迎入門為妾，許雲浮就是那妾室所出。

「如今許夫人和許雲夢都死了，那妾室搖身一變倒成了正室夫人，許雲浮也成了嫡女，若說這其中沒有那對狗男女的手筆，我便將腦袋擰下來給人當球踢。」不過他也承認，這對狗男女有兩下子，做事乾淨俐落。

指甲早已深陷掌心，許雲夢努力平復心中的恨意，輕聲歎息，「許雲夢好可憐……」不，她一點也不可憐，她活該！因為她眼瞎，直到臨死才發現日日夜夜謀劃著要她性命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她的生父。

「確實可憐，許雲夢若是活著，妳們二人便可成為好姊妹。許雲夢借妳的手帕妳一直當寶貝似的收著，還每次見到人家就臉紅，妳那些糗事二哥可都記著呢。」莫翼笑道。

手帕？臉紅？許雲夢心中不解，在她的印象中，她同莫離不過是點頭之交，可在莫翼口中，莫離卻是極為喜歡她……

「喲！真是難得啊，國師府這麼熱鬧。」莫翼極有興致的湊到窗前，伸長了脖子打量著國師府外的動靜，下人們頻繁進出，搬傢俱、收拾庭院，顯然是主子要回來了，「都說國師要羽化登仙了，凡間豈還有他留戀的人事物？」

大玄國師葉商辭，舉國上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，此人身懷慕枝祕術，擅卜算，精通奇門遁甲，皇帝對其言聽計從，今年不過二十又五，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。

許雲夢雖知金陵有這號人物，可卻從未打過交道，遂不以為意。

「國師大人已經閉關三年，朝中可是出了什麼大事，才將這位神仙請出山？但我怎麼沒聽見風聲？」莫翼思索起來。

天下能將葉商辭請出山的唯有一人，那便是天子，事關天子絕無小事，可金陵並無任何風吹草動。

許雲夢看著眼前熱鬧的景象，這位國師還真是大手筆，下人進進出出搬運的傢俱擺件皆非凡品，她骨子裏畢竟流淌著生意人的血，默默估算著這些東西的價格。兩輛馬車交錯而過，對面簾子隨風擺動，縫隙間一張俊美的側臉從許雲夢眼前閃過，那一瞬間，男子偏頭，兩人目光相迎，黑亮的眸子似湖面般平靜祥和，毫無波瀾。

許雲夢下意識的將頭伸出想要多看一些，可惜只能看見馬車遠去的背影。

她是金陵第一美人兒，早已習慣了世人對她容顏的讚美，可剛剛不過瞬間一瞥，她竟被一個陌生男子的容顏迷住了，看來果然是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啊。

見馬車停在了國師府門前，許雲夢心中已然有數，車裏的人應該就是國師葉商辭。

許雲夢站在慕府門前，仰望著門匾上的字出神。

她同慕蓮蓉是手帕之交，自幼便頻繁出入慕府，沒想到她這個死過一次的人還有機會站在故友面前。

莫翼面容冰冷，這位的笑臉是留給自家人的，在外人面前他素來冷若冰霜。

隨著慕府下人的指引，許雲夢和莫翼來到內堂，這退親一事本應由長輩出面才合禮數，不過基於私心她不想讓慕家為難，遂親自前來。

「莫公子、莫小姐稍等，已經讓人前去通報。」接待的是慕府的老管家，他不卑不亢地指揮下人端茶倒水。

「慕少爺好大的官威，客人都到了內堂還不見人影，還是說你們府上的下人不懂規矩，直到客人落坐方才想起要去請主子？」莫翼掃了眼婢女端上的茶，冷哼一聲，衝著管家陰陽怪氣道。

「無妨，妳下去吧。」許雲夢微笑著接過茶杯，安慰婢女。

「小妹！」莫翼氣惱，小妹何時這麼好說話了。

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許雲夢不想讓慕家人吃虧，卻也不好推卻兄長的好意，她起身蹠起腳尖壓下兄長的肩膀，將其按坐在椅子上，「二哥，莫急莫惱。」

「奴家嫣然給莫二公子、莫姊姊請安。」一位面容姣好的紅衣女子搖曳身姿而出。

「你們慕家欺人太甚！」莫翼重拳砸桌，茶碗碎裂聲使得堂內伺候的下人心中一驚。

「二哥，莫急莫惱。」許雲夢還是同樣的話，眼神並未在嫣然身上停留。

她小口抿茶，大有品鑒一番的架勢，是熟悉的味道，十幾年了，慕府的茶還是這般。

本以為許雲夢會暴怒的嫣然微微一笑，「……奴家侍奉姊姊飲茶。」

她笑盈盈的走上前來，長袖中的纖細手指卻冰冷微抖，比起盛怒的莫家二公子，她本能的有些懼怕這位莫三小姐。

此人當真是慕少爺口中那狂妄不懂禮數的莫家三小姐嗎？

「少爺昨晚熬夜讀書，下了早朝便由奴家伺候著歇息了，姊姊突然到訪，少爺正在更衣，怕姊姊等急了，便命奴家先來侍奉姊姊。」她出身青樓，深知怎樣能使女子吃味。

莫翼這輩子最恨打女人的男人，所以即便他現在對這紅衣女子恨得牙癢癢，也只能強壓下心中的怒火，但已經在腦袋裏把慕文岳鞭個千百遍了。

「打擾了慕文岳同姑娘的好事，我給姑娘告罪。不過我今日前來是有要事知會慕文岳。」

慕文岳還真是出息了，找個風塵女子來對付莫家，此等下下策虧他想得出來，今日若不是有她在這鎮著，莫家老二非將慕府拆了不可。

許雲夢的眼神越過嫣然看向其身後的屏風，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我莫離曾喜歡你慕文岳不假，不過今時今日我對你已毫無興趣可言，你晚上想摟著哪個女人睡覺我管不著。」

她心中為這個小丫頭不值，一朵美麗的花兒因為一段情而落入泥土中，如今也只能由她來做個了斷。

大家都是明白人，那就不妨打開天窗說亮話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給這個小丫頭保留最後一絲尊嚴。

「我莫離喜歡一個人就要得到，不喜歡一個人也會立刻視如敝屣。」許雲夢的目光落到嫣然身上，單手挑起嫣然的下顎，「這個男人我不要了，妳喜歡留著便是。」她放下茶杯，「慕文岳，你我的婚事就此作罷，我二哥說了，三條腿的蛤蟆不好找，兩條腿的男人滿大街都是。」

許雲夢在心中歎息，慕文岳，既還了你自由身，便只能讓你受些委屈了。

她於袖中抽出婚書，當著嫣然的面撕成兩半。

事情鬧成這樣慕蓮蓉都未出現，看來並未在府中，許雲夢心中有些失落，活了一世，除了娘親，便唯有慕蓮蓉真心實意對自己好。

「慕文岳承諾給妳多少銀子？」許雲夢湊到嫣然耳邊柔聲低語。

嫣然一愣，下意識回答道：「一百兩……啊！」

她連忙捂住嘴，莫三小姐是怎麼知道的？

「拿人錢財替人消災，不過一百兩太少了，以慕少爺今時今日的身價得加倍。」慕文岳雖有一身才華，不過人心險惡，今日若是不給這小子幾分顏色瞧瞧，他還真當自己運籌帷幄呢。

「男人的話信不得，實打實的銀子才能讓人安心不是？」許雲夢憐愛的幫嫣然整理額前的碎髮，盯著屏風道。

玉樹臨風的慕文岳緩緩從屏風後走出，拱手行禮。「見過莫二公子，莫三小姐。」

許雲夢越過嫣然，反手將莫翼擋在身後，緩緩走向慕文岳，「你想讓我今日大鬧慕府？何必非要壞了我的名聲呢？」

慕文岳的手段她很清楚，還未過門便大鬧夫家，於女子的名聲而言並不好，順利的話說不定還可以當成婚事取消的理由，事後慕文岳大可說是莫家誤會了，他不過是見嫣然可憐，收進府中為婢罷了。

莫翼這次是聰明反被聰明誤，被慕文岳擺了一道。

許雲夢用手指狠狠戳著慕文岳的心窩，「凡事留一線，日後好相見。慕文岳，莫家人雖是著了你的道，可用不了多久便會想明白，以莫家在金陵的地位，你這個年少有為的今科狀元也不過就是隻螞蟻，踩死你不費吹灰之力。」

替好友敲打敲打這個弟弟，她責無旁貸。

兩人間的對話莫翼聽不清，可是慕文岳越發慘白的面容他卻看在眼中，顯然今日的交鋒是小妹贏了。

許雲夢轉身，不再理會震驚的慕文岳，衝著嫣然豎起三根指頭，「三百兩，少一個銅子兒都不行。」

說完這句，她揚著頭跟莫翼一起離開慕家。